

# 高力士人格缺陷形成的心理分析

王 瑜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高力士具有突出的人格特点,即“谨、密”,并表现出一定的人格缺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人格养成的重要阶段——青少年时期——遭遇多次重大打击,如被“藉家”、阉割、逐出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工作的职场是皇宫,服务的对象是皇帝及后宫妃嫔,加之伴随玄宗由藩王到皇帝,一路走来,历经多次宫廷政变的威胁,所有这些使他身心一直处于应激状态,得不到有益的调整和放松,最终导致人格缺陷。

**关键词:**高力士;人格特质;人格缺陷;心理分析;应激状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3-0054-05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唐朝著名宦官高力士的研究。王志东分析了高力士在盛唐中的地位 and 作用,认为他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sup>[1]</sup>。黄日初对高力士名讳的由来、其与佛教的关系、历官与爵赏、后嗣等内容进行了考察<sup>[2]</sup>。牛致功对高力士的本名、年龄、他与唐玄宗的关系、首为内侍监等内容进行了考证<sup>[3]</sup>。李勇等人指出,高力士对玄宗年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皇位继承、抵制宰相专权、边将专兵、安史之乱后替玄宗收拾局面、促使玄宗幸蜀等关系政局的大事上都作出了很大贡献<sup>[4]</sup>。总体来看,既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对高力士在唐朝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和他的生平家世进行了研究。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主要局限于政治及对高力士家世生平的研究等方面;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少借鉴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全面考察高力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高力士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收稿日期:2015-01-19

基金项目:广东省茂名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高力士研究”(2012LS02)

作者简介:王 瑜(1969-),女,湖北十堰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地方文化史研究。

笔者发现,相关的文献资料对高力士的人格特征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都指向两个突出的特征,即“谨、密”,这种突出人格特征的形成可借用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 一、高力士具有“谨、密”的人格特质

与高力士有关的历史文献中,对于他人格特质多有论及,见表1。

表1 高力士的人格特质

出处	性格描述
《旧唐书》	“性谨密,能传诏敕” <sup>[5]4049</sup>
《新唐书》	“谨密,善传诏令” <sup>[6]4752</sup>
《全唐文新编》	“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一日。” <sup>[7]2635</sup>
《资治通鉴》	“性和谨少过” <sup>[8]6890</sup>

可以看出,这些表述虽然有别,但都指向令人惊讶的相同的人格特征,即“谨、密”。此处,“谨”乃谨慎之谓也,“密”乃缜密、保密之意。

高力士突出的人格特征指引着他的情感、思想及言行按这种人格方式活动。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理论将人的特质分为首要特质、中心特质、次要特质,首要特质是一个人最典型、最具有概括性的特质,它影响到一个人各方面的行为。从

相关文献中,我们尚未看到高力士其他的人格特质的介绍,显然,“谨、密”是高力士的首要特质也是他的中心特质,可以看出,他的人格特质比较单一。一般来说,人格多样化是自我完善的表现,人格特质过于单一,则是人格缺陷的表现,是人格发展的一种不良倾向,有一定的人格障碍,这类人格缺陷不仅影响个体的活动效率,也妨碍个体正常的人际关系,甚至对其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高力士“谨、密”的人格特质表明他的人格发展不健全,至少有一定的人格缺陷。

## 二、高力士“谨、密”人格形成的心理机制

人格特征不是与生俱有的,它是在先天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通过不断社会内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是遗传和社会环境交相作用的产物。由于文献的局限,我们无从得知影响高力士人格的遗传因素,在此,我们只能把探索的目光投向社会和心理层面,探寻高力士人格特征与缺陷产生的原因,尝试着走近高力士的内心世界。

### 1. 屡遭惨祸的成长经历

高力士本姓冯,由于战乱,其祖先由北方北燕南迁定居岭南,后与岭南俚人大族——冼氏——联姻,冯家“遂为强家”<sup>[9]59</sup>。此后,冯家“代为诸侯,衣冠甚伟,弈业济美,有甲三属,有田千里”<sup>[10]35</sup>。到他曾祖冯盎时期,冯家已是“广、韶等十八州总管,赠荆州大都督。干旗特建,岭峤为雄。颐指万家,手据千里”。高力士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家雄万石之荣,囊有千金之直”的岭南“强家”<sup>[10]35</sup>。在父母的呵护下,童年时的高力士过着锦衣玉食的幸福生活,美满安逸的童年生活不应该是导致他人格缺陷的原因。

在他“年未十岁”<sup>[10]36</sup>时,命运之神却不再垂青于他,美满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此后他遭遇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其父冯君衡因“矫诬罪成”,冯家被“裂冠毁冕,藉没其家”<sup>[10]35</sup>。一夜之间,冯家惨遭“藉家”之凶,其父被杀,高力士父子从此阴阳两隔,母子失散,“覆巢之下,跣屣无从”<sup>[9]59</sup>。雪上加霜的是,冯家在惨遭“覆巢”之巨变后,高力士又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抓获并阉割,“入于宫闱”<sup>[10]36</sup>。

前后对比,高力士的境遇可谓天壤之别:此前冯家是岭南豪族,家境优渥的高力士过着人人称羡的富贵生活,此后,他变成人人不齿的“刑余之人”,

先后遭遇“变族移家”<sup>[7]2635</sup>和阉割之刑的惨祸,小小年纪的他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不堪,更何况高力士遭受的是多重打击,所以,“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sup>[11]460</sup>。

这些惨祸带给他的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我们以阉割为例:

首先,阉割给肉体带来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阉割的过程非常痛苦,在古代,由于还没有成熟的麻醉、止痛、止血、消毒、消炎等医疗技术手段,受阉者几乎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被阉割的,不仅“非常痛”,而且阉割还会给受阉者带来生命之虞。晚清太监马德清曾说:(阉割)“实在是太痛苦了,……只要想起……,心里就像挨针扎一样难受啊!”<sup>[12]149</sup>这种痛苦带来的恐惧会一直啃噬着他的灵魂,使他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中,“太监焦虑性神经官能症来源于阉割带来的弥漫性恐惧,这种恐怖性心理体验伴随着他们身心发展固结在心灵深处,并且泛化到所以代表威慑力量的象征上去”<sup>[12]133</sup>。

其次,阉割使被阉者外形异于常人而被排斥。宦官“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闾,肌肤莫传于来体”<sup>[5]237</sup>。他们不被当人看待,“非鬼域之妖,其人妖乎?!”<sup>[11]460</sup>而且被排斥于世俗社会之外,因“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sup>[11]459</sup>。世俗社会视他们为非男非女的“四不似”,“人见之无不憎者”<sup>[11]460</sup>。

再次,阉割使被阉者心灵受到啃噬。阉割使高力士失去了生育能力,此类人是被儒家思想居核心地位的社会心理所排斥的: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孝道,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阉割行为“上辱祖先,中伤自体,下绝后嗣”。社会大众心理对宦官的拒斥自然会对高力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对此,同样遭遇阉割之刑的司马迁有深刻感受:(阉割)“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sup>[13]2732-2736</sup>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曾经对宦官因生理变化引起心理变化进行了阐述:“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桀,故阉腐之子,豺声阴鸷。浮屠髡发,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

已凋、音已雌矣。”<sup>[14]</sup>

现代心理学认为:对于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处于由依赖转向独立的起点,心理准备不足,承受能力差,使他们的挫折感比成年人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除了个别宦官能实现正向畸变,即化痛苦为沉毅,化屈辱为坚强而建功立业外,多数人……容易变得孤僻乖戾偏执和冷酷,这是一种反向畸变”<sup>[15]</sup>。

高力士虽然是其中能实现“正向畸变”的个别宦官,但正处于人格养成阶段的高力士,其人格发展肯定会受到这些惨祸及社会心理压力的不良影响,弗洛伊德曾说,没有一个男子能免于阉割的威胁所引起的精神上的震撼,更何况对于高力士来说,他精神上受到的震撼远不止阉割一项内容。这些震撼事件使得高力士心理和人格发展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朝着不良方向发展。

## 2. 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应激状态是指出乎意料的危险情境引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种危险情境让身体处于一种防卫状态。应激反应是生物体保护自己的方式,适当的应激状态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活动效率和适应效能,但是,如果外界的刺激过度激烈,或者长期、反复地出现,以致超出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将会产生心理障碍乃至病理性损害。

除了藉家和被阉割这些危险情境的刺激外,入宫后,即便作为人人所不齿的宦官,其宦官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初进皇宫时,“则天……选内官而母之,命近侍以口之,赐之以嘉名,教之以美艺”<sup>[10]35</sup>。但是,其后不久,高力士因小过被鞭挞驱逐出皇宫,所幸被宦官高延福收为义子,高力士也随之更冯姓为高姓。一年多后,由于武三思的周旋,高力士才被武则天“复召入禁中”<sup>[5]477</sup>。

被逐出皇宫应该是高力士遭受到的人生第三次重击,因为宦官是君主专制社会的产物,“只有帝王之家中才需要和适应这种特殊的人群”<sup>[6]7</sup>,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及后宫妃嫔,他的职场只能是皇宫,离开了皇宫他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以,被逐出宫一事,给他的打击也是惨重的。再度入宫,为了生存,他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发生,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得到放松与调适。

高力士追随先为藩王后为皇帝的李隆基后,他的神经之弦亦然绷得很紧:唐朝初年,为了争权夺利,宫廷政变频繁发生,仅仅是李隆基参与的平叛

就有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的叛乱,在这些平叛活动中,高力士起到了重要的辅佐作用。比如,在辅助李隆基平定唐中宗之妻韦皇后、安乐公主的叛乱中,“公(作者按:此处指高力士)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sup>[10]36</sup>。此后,高力士以内给侍的身份参与玄宗诛灭太平公主的政变:“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内侍高力士……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泉常元楷……执萧至忠……皆斩之。”<sup>[5]100</sup>这系列政治事件中,高力士因追随李隆基而参与其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是,在这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首异处,所以,他不能有丝毫的放松,他的精神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状态,难以得到调整和舒缓。

如果说,此前,唐玄宗为了上台和稳固皇权,精神一度和高力士一样处于紧张的应激状态中,那么在平定叛乱,坐稳皇帝宝座后,玄宗的精神之弦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作相应的调适。但是,高力士却没有时间和机会松弛和调整,他的压力并未减少,也就是说他仍然处于应激状态中,因为他要服侍的是众人之上的皇帝,“事君之难,请言其状,尽礼者或以为谄,纳忠者时有不容,直必见非,谓之劓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古所谓为臣不易者,以此”<sup>[9]59</sup>。由于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皇权难以受到制度的规约,所以,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皇帝不受法律制约,对他人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稍不如意,轻则鞭挞,重则处死,时刻侍奉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常常成为他们的出气筒,如末代皇帝溥仪曾说,“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sup>[6]69</sup>。所以,身处伴君如伴虎环境中,“日侍”唐玄宗“左右”<sup>[6]580</sup>的高力士一直处于应激状态中,天天如履薄冰,时时谨慎,事事小心,不敢有片刻的马虎和大意,更不用说忤逆龙颜了。

比如,唐玄宗即位初期,励精图治,创造开元盛世的辉煌,此后,唐玄宗却日渐骄奢,起用奸臣,耽溺于女色,荒废朝政,他甚至在天宝三载(744年)告诉高力士说:“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子巡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感复议之者。”<sup>[6]589</sup>玄宗非但没有醒悟,反而斥责高力士:“今所敷奏,未会朕心。”惶恐的高力士立即解释说,“臣……一承恩渥,三十余年。尝愿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诚尽节,上答皇慈。顷缘风疾所侵,遂使言辞舛谬。今

所尘黷(作者按:陈述),不称天心,合当万死。”<sup>[17]116</sup>从高力士的答复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李唐江山的稳固,害怕皇权旁落,引起祸端,但是,面对玄宗执迷不悟及对他的不当斥责,他并未据理力争,而是先表忠心,接着又解释自己忤逆龙颜的原因——“风疾”所致。可见,长期服侍君王的职业经历,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压力,使得高力士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冒犯君威,一旦不称帝意、龙颜不悦,他马上自责,长期处于这种应激状态中,身心难以得到有效调适,最终使他出现人格缺陷。

此外,高力士的工作职场——皇宫——也是一个尔虞我诈、波诡云谲,甚至血雨腥风的危险环境。宦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从其诞生起,制度规约就使其与宫廷紧密联系,接近权力金字塔的塔尖。这个权力塔尖里居住着拥有绝对君权的皇帝及其家族,皇帝大家族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因争权夺利而暗潮涌动,父子、兄弟、君臣、妃嫔之间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故而,宫廷是一个充满权变机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危险场所,身处其中的“家奴”——宦官——稍有不慎有可能招致杖伐乃至杀身之祸,所以,“出入宫禁”<sup>[18]854</sup>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的高力士长期处于危险环境中,从事高风险职业。

高力士初入职场之时,即因小的差错被逐挞,追随李隆基后,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唐玄宗稳固皇位后,高力士的工作内容虽然变得较为单一,其中一项主要职责即是侍奉唐玄宗,但是,此时的高力士身心亦然不能有片刻的放松,还是处于应激状态中。也就是说,长期以来,高力士从藉家到被阉割、入宫、被逐挞、追随李隆基、服侍玄宗,数十年以来,身心一直处于应激状态中,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在此环境中,他唯有“日慎一日”<sup>[17]2635</sup>。

但是,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行中,就会出现身心俱疲,产生生理疾患,导致人格畸变,如高力士就患有“风疾”<sup>[17]116</sup>。我们有理由相信,持续的焦虑和紧张不安是高力士人格缺陷的又一原因,这些人格缺陷使得他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矛盾性和不一致性:相关文献中论及高力士为人时,他对他人有时倾心维护,有时即便是亲昵之人却不肯施以援手。如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宰相张说被弹劾而遭到鞠问,玄宗让高力士“视之”,高力士探视张说后回奏玄宗说:“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惶待罪。”见玄宗有宽赦张说之意,高力士又接着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

有功”,最终,高力士为张说说情成功——“上以为然”<sup>[8]1481</sup>,张说也只是“停兼中书令”,这可谓是高力士乐意对他人伸以援手的一个范例。但是我们也看到文献中对他吝于助人的记载:“力士……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sup>[6]4752</sup>

前后两件事,看似矛盾,却事出有因:高力士在人生重要关头,多次惨遭不幸的重击,加之所处的环境使他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中,精神难以得到有效的放松和调适,最终导致人格畸变,以至于他面临相似的事情会作出完全相反的应对。对此,我们同样可以从心理学理论中找到依据:美国新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提出把自我发展和环境影响结合起来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认为其中的青春期(12~20岁)是同一性对角色混乱,是一个人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处于一种不断的期待与无所作为的矛盾状态中,他“如果坚信自己由以往的发展形成的内心一致性与连续性同他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会形成自我认同(或称同一性),反之,个人不幸和社会动乱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sup>[19]</sup>。他还指出,如果这一阶段的危机成功地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忠诚的美德,如果危机不能成功地解决,就会形成不确定性<sup>[19]170</sup>。具有牢固同一性的青年人热烈地寻求与别人的亲密关系<sup>[19]165</sup>。高力士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可以说没有形成牢固的同一性,所以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做出令人费解的前后不一致之举,有时甚至对与之关系亲昵之人也见死不救。

### 三、结语

高力士长期处于险象环生而又持续高压的环境中,依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高力士自我不能很好地驾驭本我和超我这两驾马车,“谨(慎)、密”即是本我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表现,本我和超我不能保持很好的平衡,内心的心理隐患就会趁虚而入,导致人格缺陷,使他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

对心态史学有相当研究的彭卫认为,对挫折压力承受能力较差的有三种类型人:一是个体在由童年到成熟过程中没有或很少经受挫折,长期受到过分的保护与溺爱,形成情感过裕,从而难以应付挫折局面。二是个体在由童年到成熟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并受到不断产生的挫折压力与打击,难以或无法承受挫折焦虑。三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童年或少年时代)生活优裕,而后境遇

依然下降,由于二者反差过大,致使个体产生往昔沉浸情绪,以对以往幸福的回忆取代对现实挫折的抗争<sup>[20]</sup>。可以看出,高力士的境遇符合其中第二和第三点:他原本出生岭南豪家,家境优越,生活优渥,但在他十岁左右时,由于被“藉家”,而接着遭受接二连三的挫折与打击,比照彭卫观点,他本该属于对挫折承受能力较差的一类人,但事实上,高力士是一个例外,或者说,遭受连续的挫折打击后,他反而实现了“正向畸变”,他承受住了一系列打击,但这些打击对他的影响是存在的,他在灾难的频繁打击及长期的应激状态中建立了某种应对危机的机制:他变得现实、功利,注重明哲保身,表现出“谨、密”的人格特征。

#### 参考文献:

- [1]王志东.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9-102.
- [2]黄日初.高力士研究四题:以高力士及其后嗣的碑志为中心[J].浙江社会科学,2008(8):96-101.
- [3]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J].史学月刊,2003(4):43-47.
- [4]李勇.高力士与唐玄宗年间的中央政局[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11.
- [5]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张说.为将军高力士祭父文[M]//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9]吴钢.全唐文补遗:第7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10]吴钢.全唐文补遗:第1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11]唐甄.潜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12]白晓娟,王沛.无根之人——宦官变态心理揭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3.
- [15]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322.
- [16]溥仪.我的前半生[M]//李禹阶.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17]李德裕.次柳氏旧闻[M]//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丁汝明,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8]埃里克森.认同与生命周期[M]//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家.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374.
- [19]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M].何瑾,冯增俊,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 [20]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91.

##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Gao Lishi's Personality Defects and Its Formation

Wang 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Guangdo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Gao Lishi's personality had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namely "cautious and meticulous" and it showed some personality defects. To talk about the reason, on the one hand, he suffered a major blow during the important stage of personality cultivation—the adolescence, such as being confiscated his property, castrated and kicked out of the palace. On the other hand, his workplace is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his service object is the emperor and the concubines; besides, he was threatened many times by the palace coup at the time when he accompanied Xuan Zong to grow up from the captaincy to emperor. All of these made him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tressed without the beneficial adjustment and relaxation,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s personality defects.

**Key words:** Gao Lishi; personality traits; personality defect;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the stressful state

(责任编辑 张春生)